

盼八路



劇曲
編配
鳴康
孫力

行印庄書北東

盼 八 路

(秧 歌 劇)

力 鳴 編 劇 孫 康 配 曲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盼 八 路

(秧 歌 劇)

力 鳴 編 劇

孫 康 配 曲

時 間：一九四七年

地 點：遼南某村

人 物：于老婆……五十上下歲

二丫頭……于老婆的兒子

老 宮……武裝工作隊員

老 趟……部隊的偵察員

甲 長……是個小地主

村 丁

老張頭……二丫頭的舅舅兼老丈人

小翠子……老張頭的女兒

西霸天……大鄉長、大地主

警 察

蔣軍甲……蠻子

蔣軍乙……蠻子

清剿隊員二人

農民羣衆五人

解放軍營長

解放軍戰士三人

第一場

一座土地廟跟前。（二丫頭手持鐵鍤慢走唱上）

二丫頭：（以下簡稱二）

（唱）（第一曲）

四月裏，颶大風，
草木發芽陽氣升，莊稼人本當去種田，
怎奈這官活不放鬆。

× × ×

天將亮，鷄不鳴，
自古沒見這怪事情，你若問小鷄怎不叫？
都祇爲來了『種殃軍』。

× × ×

蔣介石，狗漢奸，
去年裏發兵打遼南，到而今整整六個月，
老百姓叫苦又連天。

（白）俺姓于是個窮人，起小沒有爹，俺媽怕俺不好養活給起了個姑娘名，叫二丫頭。去年共產黨在這的時節，俺們翻了個身，沒曾想十月裏來了個什麼『刮民黨』『種殃軍』，他這一來不要緊，翻身沒翻成又給翻回去了，俺們分的地給地主要回去了，分的牛也給地主鑿回去了，大地主西霸天又當上了鄉長啦。自打這個驢進的一坐朝廷，俺于二丫頭就倒血霉啦，今天給『中央軍』挖戰壕，明天給『中央軍』抬傷兵，今天給『中央軍』修砲台，明天給『中央軍』修攻壘，凡是剝窟窿倒洞，抬人埋人，件件事都少不了俺二丫頭。說不定後手（兒）他們挑兵也要挑到俺二丫頭頭上來呢。嘿！西霸天，我把

你這驅進的！等八路回來的時候，我把你一刀一刀剁成十八瓣，叫你嚙嚙俺二丫頭的厲害！

(唱) (快) (第一曲)

西霸天， 你聽真，
有天來了八路軍，我把你剁成十八瓣，
報仇雪恨大翻身。(欲走)

〔內聲〕：二丫頭！等一會。

(于老婆唱上)

于老婆：(以下簡稱婆)

(唱) (第二曲)

叫聲二丫頭， 你先慢點走，
媽媽俺有話， 切記在心頭。

二：(唱) (第三曲)

星星快落啦， 黑夜快過啦，
媽媽你有話， 那就快說吧。

婆：昨晚上我跟你說的那個事(兒)你心裏倒是願不願意呵？

二：(天真)我不！你若把小輩子接過來我就跑。

婆：(生氣唱) (第二曲)

你這小忤逆， 又要驕脾氣，
不聽你媽的話， 打出殭死你。

二：婆不相媳婦我就打光棍， 決定不要個小童養媳婦，寒蟲巴拉的。

婆：看你那個熊色？俺弟的成這個樣還顧的了什麼寒蟲不寒蟲的啦。

二：(自欲說話)——唔唔——

婆：唔唔什麼？你比你媽的嘴還大啦！你聽着！

(唱) (第二曲)

生你才兩年， 你爹就死啦，

(我)大街上要飯，把你拉拔大。

二：看你一來氣就叨咕這些個！

婆：(唱)

把你拉拔大，舌頭長硬啦，
學會了頂嘴，不聽你媽的話。

二：(緊接唱)(第三曲)

這些傷心話，媽媽你別提啦，
顧不了寒蠹，要接就接來吧！

婆：(喜)噃！這才像是俺養的兒呢，你尋思尋思你爹臨死連一塊瓦一寸土都沒有留下呀，你媽含着眼淚守窮寡守了十五年，爲的個什麼？不就是爲了你麼？

二：得啦，媽，這句話你說過了多少千遍，我早知道啦！

婆：多少千遍，就是多少萬遍，你也記不住，你尋思尋思你爹一死你舅舅就勸我出門，我沒有答應而後又有多少人給我保媒，都叫我罵出去啦，人家都說我厲害，我爲什麼那麼厲害？還不是爲了你麼？把你扔下吧，怕你餓死，帶着你又怕人家說你是個跟脚子！左思右想我就……

二：媽！你別說啦，我得幹官活去了。

婆：那麼，今(兒)晌午你喫什麼呢？

二：喫什麼？餓着唄！

婆：今晌午別再餓着啦，上你舅舅家去喫點飯吧，一來是你舅舅，二來又是你老丈人，有啥磨不開的。

二：我就是上大街上要飯喫，也不上他們家去喫飯。

婆：那是怎回事呢，見了小輩子磨不開是不？嘿！傻小子呵，從小你們就在一圪疸扔坑打瓦，近乎的厲害，這麼暫親上加親反倒相遠了？

二：不是，他們家也沒有甚麼喫的了，西霸天把他們家也搶的溜溜光，和俺們家一樣的難苦。

婆：管怎麼說你上他家吵頓菜園子總能行。

二：昨個晌午俺去咧，俺舅舅上山採城蓬子去了，就剩小翠子在家了……

婆：你倆說話了沒有？

二：沒有！

婆：怎麼連句話也不說呢？真是個彪子呵？

二：她正餓的啾叫喊，一見着我她就哭了……

婆：喫！看把孩子餓成什麼樣了，快看個好時辰把她接過來吧。

二：（自語似的）接過來還不是得挨餓。

婆：怎麼也比在他家強，過幾天你把官活幹完了，給老李家抗活去，上下兩季能掙三石多糧，怎麼也够俺娘三個喫的。

二：人家老李家還僵人嗎？

婆：人家不愛僵呵，我跟人家低聲下氣的說了多少拜年的話，把嘴唇子快磨破了，人家才哼了一聲。

二：他媽個×的，俺二丫頭拿着身子掙錢比跟他要飯還難啦。

婆：好歹算是講妥了，上下兩季給三石苞米。

二：才給三石？

婆：大肚子們都串通好了，誰也不多給啊！

二：他媽個×的，喫！天快亮了，我得走啦！去的晚了又該挨棒子了。

婆：那你就快去吧，可是今晌午你到底吵什麼？早晨就喝了點地豆子湯，晌午不吵能抗得住嗎？……這麼的，俺要着餅子的時節給你送去。

二：不用，要着餅子你就自個吵吧，小翠子說今晌午想法弄點吵的給我送去。（一陣風）

婆：好大的風呵！

二：你回屋去吧，我走啦。（下）

婆：晚上早點回來呵！

婆：唉！整天幹官活，連頓飯也不供，真沒抗（兒）呵！（遠遠傳來砲聲）八路軍快來吧！

婆：（唱）（第一曲）

盼 星 星， 盼 月 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有朝一日你回來，
報仇雪恨打『種殃』。

× × ×

盼 星 星， 盼 月 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八路來了窮人富，
家家有草又有糧。

× × ×

盼 星 星， 盼 月 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土地老爺聽我話，
八路來了我燒高香， 土地老爺聽我話，
八路來了我燒高香。

（反覆唱時跪在廟前）

（白）土地老爺，你若有靈你就出來看看俺們黎民百姓遭的這個罪吧，（叩頭）土地老爺你若有靈就出來看看老蔣的胡子兵在這塊疽幹的這些惡事吧，（叩頭）土地老爺！你出來看看大肚子鬼們把俺窮人害禍的還能過嗎！

（叩頭）（這時從廟門裏伸出一個又黑又大的人頭）

人頭：老大娘，我出來啦！（一個粗大漢子自廟內爬出來，于老婆吃驚的叫了一聲，站起便跑，不料被那漢子一把拉住）

漢子：老大娘，別怕我是自己人哪！

婆：自己人？

漢子：（左右看了一下）我是自己人，你不認識我了麼？

婆：認識你？

漢子：別害怕老大娘，去年我在你們這村裏工作來的，你忘了

嗎？那時候我幫助你們改革土地，鬪爭地主，鬪爭西霸天那時候你和你兒不是都上台去訴苦算賬要勞工錢來麼。

婆：你是？

漢子：我姓宮呵！那時節你們都管我叫老宮！

婆：（大悟）喲！（抱宮泣）老宮！我的活神仙啊！

宮：（悄聲）別哭，老大娘。

婆：我不是哭我是樂啊！

宮：樂也得小點聲，小心叫人聽見哪！

婆：你到這場來是？……

宮：我有任務！

婆：不是找不上隊跑到小廟裏蹲着來啦？

宮：不是，我是來打聽一點事（兒）？這個……（看天）唔？

天快亮了！

婆：快亮了，上俺屋裏頭去談話吧。

宮：好！我們還有一個人！（對廟）老趙！出來！（又自廟內爬出一個漢子）

婆：嘿嘿！怎麼都蹲在小廟裏來啦，這個地方找的怪好的。

趙：嘴！他媽的，在這裏頭站、站不起來，蹲、蹲不下去，臨末了硬這麼坐下去了，還閑他媽一屁股灰。（拍身上灰）

婆：祇要不叫那些清剿隊看見比什麼都強，沾點灰怕什麼？

趙：沾點灰到不要緊哪，老大娘，還把土地老爺的香爐碗子給壓兩瓣啦哪！

婆：嘿，那怕什麼？你們八路竟行善哪，就是再壓碎一個，土地老爺也不見怪，（拉二人）老宮！快跟我上家來！

宮：俺們上你家裏去能行麼？

婆：不怕，俺們那是村邊上的一個小孤家，就在小廟後頭幾步就到了。（三人下）

第二場

于老婆家（在廣場演出台上可擺凳子代炕，如在舞台上演出則可佈一個破屋角，屋外擺一堆亂柴）

（于老婆在奏樂聲中悄悄上，作開門的動作，看看屋裏沒有人便轉身對台外拍手，老宮和老趙應聲出。）

婆：快進屋吧！（二人進門）

趙：你們在屋裏說話我上外頭放哨去。

宮：你放哨可別打盹呵！

趙：沒事（兒）。（趙下）

婆：看你冷的那個樣，快上炕裏，我去抱點柴火燒燒炕！

趙：不用，老大娘！我們不冷，趕快說幾句話我們還得走呢。

婆：那咱們就好好的聊扯聊扯，嗨！真不知說甚麼好，西蜀天又兇耀起來啦，把俺們家連根掘了，搶的光光的，連巴巴介子也沒給剩下。喲！這幾個月常聽見人家說你們在小山溝裏頭打游擊，怎麼總不上俺這圪疸來呢？

宮：你們這屯子正把大道旁巴拉叉駐的中央軍，以前俺們人少來了怕吃他們的虧呵，可是眼時……

婆：不用多說啦，你們打游擊能打過就打，打不過就走，這個辦法俺們老百姓早明白啦，可是這打游擊黑天白日在大雪甕子裏頭拚死拚活的遭的罪可真也不輕啊！

宮：爲了俺們窮人翻身，遭點罪算不了個什麼。

（唱）（第九曲）

叫聲老大娘， 仔細聽我講，
革命隊伍不怕苦， 越練越剛強。

婆：對呀！老宮！好幾個月沒見面看你不是比去年還結實了麼。

宮：（唱前曲）

今天往東打，明天往西攻，
神出鬼沒打的巧，種殃軍可不行。

婆：那些畜牲們一天家光想着揀洋撈升官發財擲色子寶，他們那能吃你們這麼大的苦呢。

宮：（唱）

從先是打游擊，現在可不同，
北滿隊伍早動手，攻打長春城。

婆：（興奮）俺們也聽點風聲呵，說你們打長春那到底是真的嗎？

宮：一點不假，現在俺北邊的解放大軍已經把長春包起來啦。

婆：那麼俺們這邊怎麼還不動手呢？

宮：這就快啦，老大娘你看若不動手俺們兩個人是幹什麼來的？

婆：光你們哥兩個就能把種殃軍打跑了麼？我不信。

宮：俺們的人多着呢，我們的大隊下來啦，外頭站着那個伙計，就是大部隊上頭的偵察員。

婆：哎呀，那可好了，你們的大隊到什麼地場了？有多少人？傢
麻什（兒）（註——武器）比早先強了吧？

宮：這是軍事祕密，我不能說啊。

婆：喫！你們得那一天才能打過來呢？

宮：這……這也不能說啊，反正快了，老大娘我們兩個先過來探探情況，看看這邊到底有多少種殃軍。

婆：俺們這屯裏沒有，那些畜牲都駐在張家屯，離這場五里地。

宮：你知道有多少人麼？

婆：雖說不知有多少，可準知道有就是啦，俺們二丫頭的老丈人就住在那個屯子，俺們二丫頭一清早起就給種殃軍挖戰壕去了。

宮：唔……到底他們有多少人？

婆：八成有個五百六百的，不，有個三百二百的不得了啦。

宮：到底是五百六百還是三百二百？

婆：噏呀，那我可摸不準，嗨！管他多少呢，你們快打過來吧，把他們都殺了也不爲過，他們不幹一點人事。

宮：俺們知道準數才行呢。

婆：要知道準數就在我家瞞着，等晚上二丫頭下工回來準知道，你們還沒吃飯，我上街去要點飯來給你們喫。

宮：可別去，老大娘我們不餓呀。

婆：不餓？難道你們那肚子不是肉長的麼，我去了若是要來點苞米亮子回來，給你們熬點粥喝。

宮：別去老大娘，你就是要來亮子我們也不忍心喫呵。

婆：老宮！你這人打了幾天游擊，怎麼學的假裏假氣的，早前開會的時候你不是說俺們窮人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嗎？

宮：那麼你就去吧，最好上張家屯那邊去要，看看到底有多少種殃軍，都住在什麼地方？早點回來告給我們，我們心裏急着要走呢。

婆：張家屯可進不去，那地場和俺們這場隔村，西霸天不給俺們窮人發國民手賬，要飯祇許在村裏要，出村一步也不行，你們就等天黑了再走吧。（老趙進屋來）

趙：他媽拉巴子的我在外頭站了這麼半天也沒見來個人，這個小草房真不錯，正在村子邊上，有什麼事一衝就衝出去了。

婆：你們倆瞞起來吧，屋後頭有個地窖，你們進去我給把蓋蓋上。

宮：我看地窖還不如那個小廟好呢。

婆：躲在廟裏黑夜裏倒是行，白天上廟來燒香叩頭的人縷縷行行的老是不斷，碰上了就糟啦，嗨，說也真怪這個天年越不濟，燒香的人越多越窮越燒香，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錢哪。

趙：那麼俺們就快躲起來吧，你那地窖裏能蹲下兩個人嗎。

婆：三個也蹲得下，快進去吧。

宮：我看這麼的，這門口還有一堆燒草，俺們躲在草裏一個躲在

地窖裏一個，若是有人來翻的話，頂多叫他抓一個抓不了兩個。

趙：行！我就躲在草裏，這裏頭又軟糊又暖和，比他媽躺在椅子上還自在呢，說真的老官，上回，我出深失了聯絡，就找了這麼個地場躺在裏頭睡了一天一夜。

宮：別扯蛋啦，快貓起來吧。（老婆領宮下地窖去，趙自行鑽進草中）

（老婆在後屋蓋好地窖的門以後出來一看，不見了趙）

婆：咦！這個人上那去了？（叫）同志！同志！

趙：（在草堆中）老大娘！我鑽進來啦！

婆：（喜）喨！好好貓着，可別隨便出來！我就要飯去了。

（于老婆拿起拐棍和筐、瓢，作倒關門動作）（樂起，老婆在台上走了幾步便唱起來了）

（唱）（第二曲）

叫聲王大嫂……（內有女人聲：俺們還沒有吃的呢！）

叫聲張二娘……（內有女人聲：沒有！俺們也要飯喍！）

||：老王家老張家都跟我一模樣：||

（老婆換了個方向，仍對幕外）

（唱）叫聲趙大爺……（內有男人聲：不給，餓死你個窮棒子！）

叫聲錢大奶……（有女人聲：不給，餓死了也不多！）

||：有錢的大糧戶……（內有狗叫聲）

人狗都厲害：||

（在舞台上繞了幾圈）

（唱）東街沒要着，再往西街走，

要飯！要飯！同志餓的難受，

要飯！要飯！又想起二丫頭。

（叫）給點餅子喍吧！（下場）

（狗叫了一陣）

(甲長拿着升子，村丁捎着口袋唱上)

甲長：(下稱甲)

(唱) (第四曲)

西霸天，腿肚圓，
我抱着他的腿，打轉轉。(打轉轉三字村丁隨唱)
× × ×
見官相，把蹠攢，
見了窮棒子，把眼斜。(後三字村丁隨唱)
× × ×
滿洲國，(我)當牌長，
開個小賣店，沾了光。
× × ×
又置地，又蓋房，
吃租二十石，把福享。
× × ×
八路來，我不吃香，
中央來到了，當甲長。(後三字村丁隨唱)
× × ×
當甲長，真個忙，
齊了錢和草，又齊糧，
齊了錢和草，又齊糧。(反覆時村丁隨唱)

(白)到啦！(叫門)老于家！老于婆在家嗎？(推門入)喂！
俺們坐在這炕上等一會。

丁：喂，甲長！今個可不能白來，你看門口那一大堆燒草！

甲：嘿！這個老婆子真有兩下，再怎麼窮她也能過，唔！你估量
那堆燒草有多少斤？

丁：一百斤祇興多不興少。

甲：唔，你的眼力還算地道，等會把牠都捎上，給中央軍送五

十斤，剩下的揷到我家裏去二十斤，給大鄉長送三十斤去。

丁：嘆！我呢？

甲：你呀，下回再劈給你吧。

丁：那可不行，自滿洲國的時候我就在會上跑腿，從來也不斷過那口，這兩天忽啦的斷了烟啦，你也不是不知道呵！（呵欠）

甲：嘿！還沒有念咒你就上來神啦，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若是換個人真給你唬住了，你看看今個是我，你那就算千金寨的火車活該倒霉。

丁：俗話說抽大煙的沒屁限子，什麼屎都拉，你不給我劈我就把你老底都抖漏出來！

甲：得得，等會問于老婆要他三百塊官錢（兒），給你二百給大鄉長一百，我就不要了。

丁：嘿嘿……

甲：他媽的，一提到錢就把你那付狗牙咬出來啦。

（于老婆端了一小瓢苞米，筐中裝了幾塊苞米餅子唱上）

婆：（唱）（第二曲）

叫遍千家爺， 喊遍萬戶娘，
一小瓢苞米， 回家熬米湯。

× × ×

叫遍千家爺， 喊遍萬戶娘，
這幾塊餅子， 紿兒當乾糧。

× × ×

（一見甲長便把筐中餅子放入懷中）（進門）

婆：（對甲長）嘆？

甲：嘆？

婆：你怎麼大清早起就上俺家來了？

甲：你怎麼大清早起就就給八路通信去了？

婆：你這當甲長的怎麼一張嘴就血口噴人？說我給八路送信去

了，你有什麼證鑑？

甲：你那腦瓜就是證鑑，你是個八路腦瓜。

婆：對！我是八路腦瓜，我給八路通氣，我家裏還窩藏八路，你在這地當間站着不怕草堆裏飛出一顆子彈來把你腦袋打個眼嗎？

甲：你放屁！

婆：我才不放屁呢，你別大清早起就來罵人，沒有事你就給我拿出去？！

甲：沒有事？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

婆：什麼事？俺們分西霸天的地他不是早就要回去了！俺們的圓子底不是早就給他打掃光啦！分你家的大牛你不是早就擰回去啦！俺們的東東西西不是都給你們連巴巴介子都擰拉走啦！眼時就剩了這個要飯的拐棍你們還想要嗎？

甲：我還沒吱聲你就先厲害起來啦，沒別的今個大鄉長叫我來齊幾個官錢。

婆：又什麼官錢？

甲：給軍方齊點青菜，給大團齊點零花。

婆：怎麼竟上俺們窮家來齊呢，那會兒也沒見你們地主家出一個子（兒）。

甲：誰說地主家不出？哪回俺們不是跟你們一樣的攤一份呵！

婆：富的和窮的一樣攤花銷那能算公嗎？

甲：怎麼不公？祇要開門就得拿錢。冒烟就得拿糧，我看這就爲之最公不過。

婆：滿洲國留下的這種斷子絕孫的手段，你們又使出來了。

甲：滿洲國早黃啦，眼時俺們『中央』這『國』成立，『中央』這『國』就興這個，不像八路那『國』樣樣事情都是你們窮棒子說算，什麼花銷你們也攤不着，閑言少叙，趕緊馬上給錢吧，三百元，三百元！

婆：三百元？！要飯還找不上大門呢，哪來的三百元？！

甲：要飯？你怎麼要飯呢？你八路爹在這的時節，你不是翻了身麼？不是發了財麼？怎麼要飯呢？你們倒鬪爭呵，扒皮呵！媽巴子的閑言少叙，趕緊馬上拿錢來，『軍方』用的急，家家沒錢，俺們辦公事的怎麼達成數量啊！

婆：要錢沒有！

甲：沒錢我要你的命。

婆：要命拿去，腦袋掉了才碗大個疤拉。

甲：嘿！你這嘴楂子倒怪硬的。

婆：就這樣，你能把我老婆子怎的？告訴你別把事情作絕了，八路並沒走遠。（砲聲）

甲：（緩和）嘻嘻！你若實在沒有，就說個沒有的話，別扯這些個，八路軍早他媽叫『中央軍』打到海裏去了……唔，這麼着吧，你實在沒有錢也真沒有法子，就得我這當甲長的給你整補一步，趕明個你還我就是了。

丁：哎！那可不行！不行！

甲：可是這青菜你總得『獻納』一點哩！

婆：沒有！

甲：沒有豬肉鷄肉還沒有豆腐白菜嗎！沒有豆腐白菜還沒有地瓜地蛋嗎？管什麼都行，拿一點表表你一番『愛國』的心思。

婆：昨個求爺爺告奶奶的要了幾個地豆……

甲：行！『獻納』出來吧！

婆：今早上二丫頭去給你們幹官活，臨走熬了點地豆湯一回就喝絕根了。

甲：看你長個刮打板子嘴專會苦窮呵，沒有兩顆還沒有一顆嗎？一顆半顆也行呵，你就是有塊地蛋皮拿出來也給我當甲長的圓圓面子呵！

婆：不信你就翻，你翻，你翻！